

一声啼处满山红

□逯玉克

题目是一句唐诗。“满山红”，指的是杜鹃；“一声啼处”，指的也是杜鹃。

杜鹃是一种花,叫杜鹃花。它有好多名字:映山红、山石榴、或山踯躅,藏语叫它格桑花,朝鲜语称它金达莱。

杜鹃花种类繁多,分布广泛,是中国十大传统名花之一,红白二色,开起来如火如荼。“何须名苑看春风,一路山花不负依。日日锦江呈锦祥,清溪倒照映山红。”

洛阳的杜鹃花多以红色为主,城内人工栽培的牡丹芍药之后,便是野生的杜鹃花漫山遍野层林尽染了。每年这时,汝阳的西泰山便是一座花开如云的杜鹃山。洛阳一位才女吟道:“五月,早已被鲜花攻陷,拿下西泰山的,一定是红得让人心慌的杜鹃。”一团团一簇簇的杜鹃花,随着山势起伏跌宕,在悬崖峭壁上摇曳,在幽谷深壑里静默,在溪流潭水旁顾盼。

杜鹃只是一种花吗?

好像,花儿之外,杜鹃还是一种什么鸟。

对,就是我们常说的布谷鸟,也叫杜宇或子规。

记得不? 每年麦收时节,随处都可听到布谷鸟独特的鸣叫。布谷鸟的叫声是乡村五月的诗,四个音节,清丽嘹亮。只是,你很难见到它的模样,因为布谷鸟飞起来迅捷无声,不等你发现,它早已藏身树丛了。

布谷鸟比鸽子略略小些,尾巴修长,身段匀称,拥有完美的线型,上体暗灰色,腹部布满了横斑,常栖居于开阔林地,嗜吃毛虫。

在乡下,布谷鸟和燕子一样,被看成吉祥鸟,为人所爱。只是,燕子春来秋往,衔泥筑巢,布谷呢? 这种对田野村庄有着深深眷恋的催春鸟,麦收过后怎么便杳无踪影了? 山高水阔,你在那里栖息?

一种花,开在地上,花开似火;一种

鸟,飞于天空,鸣如天籁。它们之间有着怎样的渊源? 为什么叫同一个名字?

“惟有此花随越鸟,一声啼处满山红。” 把它们联系在一起的,是一个流传了两千多年的传说。

战国时期, 古蜀地有个君王叫杜宇,在位勤于农事,每年春夏之交,必亲历民间劝课农桑,深受百姓爱戴。杜宇死后,仍眷念着子民,遂化身为鸟,即杜鹃鸟。春耕夏播时节,日夜啼鸣,提醒百姓莫忘农事。

布谷鸟因日夜悲鸣,啼血不止,血染草木,遂成杜鹃花,故有“望帝啼鹃”的说法。

杜鹃,只在这时盛开;布谷,也只在这时飞来,于是,它们相遇了,相遇成望帝啼鹃的哀婉传说,相遇成无数首伤感的诗词。如南唐诗人成彦雄的《杜鹃花》:“杜鹃花与鸟,怨艳两何除。疑是口中血,滴成枝上花。”又如宋人贺铸的《忆秦娥》:“三更月,中庭恰照梨花雪;梨花雪,不胜凄断,杜鹃啼血。”诗人常常以杜鹃鸟“不

如归去”的哀鸣,表达哀怨的羁旅思情之情,由是,杜鹃鸟也就成为凄凉哀伤的象征了。

杜鹃,一个名字,两种事物,在地为花,在天为鸟,就如《春江花月夜》,亦诗亦乐。当杜鹃鸟栖落在杜鹃枝头花鸟并蒂时,它们会心有灵犀知道彼此的缘分与渊源吗? 谁把它们安排在同一时令里? 谁把它们编排在同一个故事里? 谁把它们吟咏进那么多千古传唱的诗词里?

那个季节,那个传说,那些诗词,像一滴透明的琥珀,把花鸟杜鹃凝结在人们的情感里,凝结在中国文化的记忆里。从此,每一树杜鹃花开,你都能听到布谷“阿公阿婆,割麦插禾”的音韵;每一声布谷啼鸣,你都能隐隐嗅到杜鹃花的袅袅幽香。

“蜀国曾闻子规鸟,宣城又见杜鹃花。一叫一回肠一断,三春三月忆三巴。”就这样,秦汉唐宋,年年岁岁,暮春初夏,田野村落,杜鹃花和布谷鸟的相遇,会直到永远。

“杜鹃花里杜鹃啼, 浅紫深红更傍溪。迟日霁光搜客思,晓来山路恨如迷。”暮春,是杜鹃的季节,杜鹃花与布谷鸟,平仄成那个季节最销魂的诗句和最悠远的诗意。

到湖中心。步道两侧,随处可见原生态的乌桕、苦练恣意生长, 有的迎春刚吐嫩芽,有的冒出浅绿色的叶儿,像刚出生的婴儿嗷嗷待哺。成片的波斯菊尚未绽放,每株纤细的枝条透出柔美轻盈的风韵。路两侧堤埂下那一丛丛上枯下青的芦苇,抱成团儿的枯叶随风任性摇曳着,似在点头恭迎每一位游人的到访。 与它相比, 堤岸西部一株株高大挺拔的樟树则显得绿意盎然; 一排排沙柳正垂着枝条漫不经心地晃动着, 像八旬老妪慢吞吞走路的模样……往北看, 一抹数百亩的果林望不见尽头, 栽培有二十多个品种的耐寒抗热果木。其中的桃树林一垄垄排列, 多数已含苞待放, 少量强出头的“鸟儿”正潇洒地开着淡红间白的花儿,引来一窝窝蜜蜂纷纷打趣, 嗡嗡声此起彼伏, 与大自然中的和声融合一体奏鸣……柿子树、梨树、香橙等各种果木间或栽植,形态各异多姿多彩。

笔者有幸到此一游, 历时绕圈观赏了三个多钟头返家。兴致不减,自酌小媚所送葡萄酒一杯, 悠哉乐哉细品之。餐后休息片刻,入床酣睡,又梦见西湖美景且不忍离去……

凤凰山牡丹

□吴 笛

山顶的牡丹不比山下的牡丹更香出世的超凡也不一定快乐尘世的平凡

爱 本就在人间

之所以暮春怒放

非标新立异 孤芳自赏

不屑与杏花梨花桃花为伍

应是顺其自然 无言的警醒

生命 抓住一缕春光

就完全可以美丽的绽放

山坳里

东一群 西一堆

推推搡搡 没心没肺

笑……大笑

哪有来自皇家御苑的模样

在铜陵 凤凰山

它们清一色的洁白

蝶变为一朵朵良药

绚烂又朴素

如同绿色阳光里跳绳子的小姑娘

而那些层层叠叠 如雪如浪

娇喘山岗

香气袭人的花儿

犹如白衣飘飘的仙女们

正彩排一场盛大的咏春大合唱

在南国,初见木棉花开(外一首)

□吕达余

果然一炬
腾腾烈火
火响,灼得人眼睛生疼
也生亮

在南国的天空,你是孤独的
鄙视身边的一切
你找到比肩的橡树了吗?
你不需要仰视
也不需要匍匐

你并不娇媚
先叶而生,拒绝绿叶的扶持
作为花朵,肉质的花瓣
是你放弃了作为一朵花的质地

你不是花的花
你是花中的花
你与橡树一般伟岸
浑身涌动着的
是英雄的热血色泽

春天,你在南国的天空燃烧
以你的激情
你的厚重
你的
骄傲

季春意象

早晨凭窗,红润
纷纷从桃花樱花海棠的脸上
飘落 一地的残红
如孟浩然唯美的诗句

枝条上的叶子
越发青翠了,风吹动着
层层绿漪,和着清脆的鸟鸣
浪向天际

春天,就是这样
从红
过渡到绿

黄言亮国画作品小辑

